



北京 大学 历史 学系 编

论明代前期出版的变迁与学术／〔日〕井上进

日本庆长时期汉籍活字本出版的意义——以《四书》为中心／〔日〕高桥智

关于「文裕堂」及其周边／〔日〕内田康市

新蔡楚简与楚都迁徙问题的新认识／周宏伟

睡虎地秦简《编年纪》性质探测／曹旅宁

晚渡北人与东晋中期的历史变化／胡宝国

十六朝隋唐的「贵族政治」／〔日〕川合安

关于契丹小字《耶律弘里墓志铭》若干问题／刘浦江

《亡辽录》与《辽史·地理志》所载节镇州比较研究／曹流

Trans-Pacific Relations in Transnational History／〔美〕Akira Iriye

Mass Consumerism in Global Perspective／〔美〕Emily S. Rosenberg

冷战史中的「国家安全部队」回顧／牛可

The Ideological Debate on Democracy in Britain, 1768—1848／〔英〕H. T. Dickinson

『大化改新』管见／〔日〕井上真

『晚祷的清烟飘上纯净的天空』——托马斯·默顿论人性 和平与爱情／彭小瑜

『借贷制度与美国南部约曼自耕农经济的转型』／吴浩

新教徒眼中的罗马天主教——简评弗里德里希·尼柯莱的游记／王涛

民国以来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反思／臧健

文化视野下的军事占领研究——读《接管海地 军事占领和美国帝国主义文化 1915—1940》／刘青

关于《点石斋画报》重刊本的若干问题／石晓军

王永兴教授主要成果目录／李锦绣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同人近著(2007—2009)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本辑得到日本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资助，特此致谢！



CLIO AT 14 BEIDA

北京大学历史系编

(History Department, Peking University)

执行主编：辛德勇 王立新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史学. 14/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301-16162-3

I . 北… II . 北… III . ①史学-世界-文集②史评-世界-文集
IV . 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6415 号

书 名: 北大史学 14

著作责任者: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编

责任编辑: 刘 方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301-16162-3/K · 0650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29.25 印张 400 千字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北大史学》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克垚 王小甫 王天有 王 希 王奇生
邓小南 牛大勇 叶文心(Wen-hsin Ye) 刘浦江
李剑鸣 李孝聪 何芳川 何顺果 辛德勇
谷川道雄 罗志田 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
杨天石 茅海建 荣新江 胡宝国 郭润涛
高 穆 阎步克 钱乘旦 桥本秀美 彭小瑜
董正华

执行主编

辛德勇 王立新

目 录

论 文

- 论明代前期出版的变迁与学术 [日]井上進(1)
日本庆长时期汉籍活字本出版的意义
——以《四书》为中心 [日]高橋智(18)
关于“文裕堂”及其周边 [日]内田慶市(33)
新蔡楚简与楚都迁徙问题的新认识 周宏伟(44)
睡虎地秦简《编年记》性质探测 曹旅宁(82)
晚渡北人与东晋中期的历史变化 胡宝国(94)
关于六朝隋唐的“贵族政治” [日]川合安(112)
关于契丹小字《耶律紇里墓志铭》的若干问题 刘浦江(134)
《亡辽录》与《辽史·地理志》所载节镇州比较研究 曹 流(146)

附 录

辑本《亡辽录》点校稿

- Trans-Pacific Relations in Transnational History
..... [美]Akira Iriye(163)

Mass Consumerism in Global Perspective

- [美]Emily S. Rosenberg(175)
冷战史中的“国家安全国家”问题 牛 可(229)

The Ideological Debate on Democracy in Britain, 1768-1848

- [英] H. T. Dickinson(258)
“大化改新”管见 [日]井上亘(300)
“晚祷的清烟飘上纯净的天空”
——托马斯·默顿论人性、和平与爱情 彭小瑜(316)
借贷制度与美国南部约曼自耕农经济的转型 吴 浩(340)

读史本记

新教徒眼中的罗马天主教

- 简评弗里德里希·尼柯莱的游记 王 涛(361)

评 论

- 民国以来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反思 臧 健(375)
文化视野下的军事占领研究
——读《接管海地:军事占领和美国帝国主义文化,1915—1940》
..... 刘 青(400)
关于《点石斋画报》重刊本的若干问题 石晓军(411)

- 王永兴教授主要成果目录 李锦绣(435)

-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同人近著(2007—2009) (441)

- Abstracts (446)

- 稿 约 (458)

Contents

Articles

Publishing Business and Academic Activities during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of Ming Dynasty	Inoue Susumu(1)
Significance of Movable Type Printing of Chinese Books in Keicho Period of Japan and the Publication of the <i>Four Books</i>	Takahashi Satoshi(18)
Wen Yu Tang Publishing House and Other Related Issues	Uchida Keiichi(33)
The Chu Bamboo at Xincai and the New Knowledge on the Migration of Chu Capital Cities	Zhou Hongwei(44)
Remarks on Shui Hu Di Bamboo Texts of Qin Chronicles	Cao Lvning(82)
Latecomers during Mid-Easter Jin and Their Cultural Impact	Hu Baoguo(94)
Aristocratic Politics during the Six Dynasties, the Sui and the Tang Revisited and Revised	Kawai Yasushi(112)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i>Yeh-lü Chiu-li's Epitaph</i> in Khitan Small Scripts	Liu Pujiang(134)
The Study of Jie-Zhen-Zhou Recorded in <i>The History of Liao Dynasty's Destruction and The Geographical Data of Liao Shih</i>	Cao Liu(146)
Trans-Pacific Relations in Transnational History	Akira Iriye(163)
Mass Consumerism in Global Perspective	Emily S. Rosenberg(175)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in the Cold War History	Niu Ke(229)
The Ideological Debate on Democracy in Britain, 1768-1848	H. T. Dickinson(258)
A New View of the Taika-no-Kaishin	Inoue Wataru(300)
“The Incense of an Evening Prayer Rising to the Pure Sky” : Thomas Merton on Humanity, Peace and Love	Peng Xiaoyu(316)
The Credit System and Transformation of Postbellum Yeomen Economy in the Southern United States	Wu Hao(340)
Roman Catholicism in the Eyes of a Protestant	Wang Tao(361)

Review Essays

Thoughts on Women Studies since the Founding of Republic of China	Zang Jian(375)
Mary Renda, <i>Taking Haiti: Military Occupation and the Culture of U. S. Imperialism, 1915-1940</i> ,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Liu Qing(400)
Comment on the Reprint of the <i>Dianshizhai Pictorial</i>	Shi Xiaojun(411)

Abstracts (446)

论明代前期出版的变迁与学术

[日]井上進

【内容提要】 明初一百年的出版界陷入了低迷，而这种低迷，到了明代后期如何变得空前兴盛？同时出版界的变化也应该反映了学术的变化，那么所谓学术的变化又到底是怎么样的？大概从弘治、正德年间开始，出版走向复兴，文史之学也走向复兴，这意味着从此时开始，读书、学问的风气也发生了变化。成化以前，垄断学术界的意识形态是以程朱为核心的“正学”，而“正学”对学术界持续的统治，现在终于遇到了挑战。文史已经不甘于只能隶属于道德的地位，逐渐意识到自身的价值，从而产生了不能完全消融于道德之中的艺术性，或者“六经皆史”等主张。如果道德已不是学问的全部，那么所有的书籍也可以作为文章、记事，亦或作为知识而被阅读、讨论、出版。在明代后期的出版业极盛现象的背后，存在着这样一种学术理念的变化。

前 言

如果要一言以蔽之地概括明代初期的出版界,用“贫乏”来表现它是最合适的。在天顺以前的明初一百年时间里,不仅在出版物的总量上呈现衰落的趋势,其内容也显得很单调,就《史记》、《汉书》以及《通鉴》等史学方面的重要书籍,或者《文选》、唐人别集等古典文学著作而言,除了正统刊本《后汉书》、天顺刊本《史记》、李杜别集等若干特例外,就基本上见不到新版了,或者我们也可以称这一百年为“出版的冬天”。^①这种出版业的衰萎,到了明代后期,如何变成史无前例的兴盛?而这个变化理所当然地反映了读书趣味的变化,也就是说反映了学术的变化。那么,通过出版业的变化所反映出的学术变化到底是怎样的?本文将针对明代前期出版和学术内容的变迁,尽可能地依靠这个时期刊本的实物来做一个较具体的探讨。

一、从衰落到复兴

概观明代前期刊本,我们首先可以看出当时的出版业大多集中在建阳,散见于其他地方的非常少。谈到由国家或地方官府出版的书籍,譬如成化二十三年进呈、弘治元年奉旨出版的《大学衍义补》,也并不是在北京出版的,而是“书膳副本,发福建布政司,着书坊刊行,礼部知道”。另外此书的第二版有“皇明丙寅年(正德元年)/宗文堂刊行”木记,按照常识来说,应该不外乎是坊刻本。不过藏于日本成篑堂的一部,每册之首、总目之首及卷一之首钤有“广运之宝”的朱印,用连四纸

^① 关于这里所概括的明初出版界的情况,已在拙著《中国出版文化史》(名古屋大学出版社,2002)第11、12章里叙述了基本原委,在此不再赘述。

印,开本特大,为 $30.8 \times 18.5\text{cm}$,因此这一版本无疑是宗文堂受国家的委托而刊刻,印刷之后,蓄于内府,然后为“奖励臣工”而赐予官僚的。^①

同样就官刻本而言,譬如有“宣德乙卯(十年)仲秋日/清江书堂鼎新刊行”木记的《书传通释》(日本尊经阁藏),据宣德十年阙名氏跋说,^②撰者彭勗家乡的地方官“告于貳尹南康何侯□□,欣然而喜,捐俸以助扬衷,而刻诸梓,特属□为之校其字之讹舛”,那么这个版本应该不是坊刻本,而是官托清江书堂刊本,即由吉安同知何氏出版的官刻本。

这种由建阳书坊承办其他地方官刻、家刻的现象,在明代前期并不少见。譬如弘治中巡视青田县的某金事,尝持当地人所著《类聚古今韵府续编》书稿,“欲咨闽藩旧知,梓之书林而行之”,却未获成功;到弘治十二年,复由青田知县重新“发付书林刘宗器(安正堂)刊刻”。^③还有台州诗人总集《赤城诗集》的旧编六卷本,在成化十八年委托福建某官由建阳书林刊行;到了弘治十五年,该集的增辑十八卷本通过纂辑者谢铎的朋友,也是在福建刊行。^④这些都是福建书坊承办其他地方官刻、家刻的例证。在这个时期,福建的坊刻接办一部分其他地方的官刻、家刻,甚至于国家的出版物。

虽然在明初的一百年间,出版业出现衰退的趋势,但仅靠建阳书坊的活动当然也不能满足全国的需求,确实有一些承办官刻、家刻的刻工集团以及能出若干新版的书肆分布在各地。据笔者所知,宁波的出版业相对来说比较活跃,自元季开始的一百几十年的时间里,几乎可以不

① 关于弘治元年刊本出版的缘故,参见录于诸版本卷首的弘治元年礼部尚书周洪谟的题本。关于“广运之宝”印有“奖励臣工”的目的,见于《明史·职官志》三,尚宝司。

② 在这里说是阙名氏,是因尊经阁藏本的跋文其下款末行及跋文中的名字都被删除而言的,并不是原来就没有记名。

③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正德十四年安正堂刊本《类聚古今韵府续编》弘治十二年兴化知府潘琴序,同年青田知县张时序。

④ 国立公文书馆藏弘治十五年谢铎刊本《赤城诗集》谢氏后序。这里说成化本系由建阳书林刊行,是依据《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北图,1987)将其著录为“成化十八年建阳书林刻本”。

间断地看到宁波刊本。在元末,后至元五年花溪沈氏刊本《松雪斋文集》的沈璜跋及附录行状末都有“四明阮子阳刊”的字样;至正二十六年序刊本《新修科分六学僧传》是“四明沙门昙噩”所撰,自序末有“长汀胡英刊”,各卷末往往有“四明胡泰之刊”、“四明胡君铉刊”、“四明胡公举刊”等文字,这无疑应该是宁波刊本。^①

其中记于后者的宁波胡氏,他们的族人元明鼎革后也从事刊刻。明初(约洪武二十年代)刊本《恕中和尚语录》的书末有“版留鄞之翠岩禅寺玺翠庵”、“四明胡泰之刊”等文字;洪武刊本《禅宗杂毒海》正文末也有“洪武二十八年秋九月吉日,鄞江胡善重刊”的文字。^②此外,天顺二年姑苏成矩奉化县学刊本《四书集注标题》(尊经阁藏)有“四明苕霅胡湛刊”、“奉川胡鑽刊”、“奉川胡诉刊”、“奉川胡景刊”等文字,这证明了胡氏到15世纪还依然保持着他们的家业。

此外,目末有“甬溪杨氏富文书/堂校正鼎新刊行”木记的明初刊本《新编翰林珠玉》(尊经阁藏),其目首刻有“己酉孟冬奉川章玄佑刊”,这里的“己酉”可能是宣德四年。另外上述《四书集注标题》成矩序中有“国朝洪武初,四明林氏书堂刊行四书集注标题”等文字,这表明当时的宁波除了富文书堂之外,还有名为“林氏书堂”的书坊。再说弘治十二年释如彥集贤刊本《镡津文集》(日本静嘉堂藏)中,往往有“余姚夏诚刊”、“四明茅顺民刊”、“四明茅育民刊”等字样记于卷末,这部书也是保留了宁波刻工痕迹的版本之一。

虽然在明初一百年间里,宁波确实持续存在着以出版为业的工人和书肆,但这里所能举出的仅有包括元季二例在内的七个例子,其中的四例则是由寺庙或僧侣出版的佛教典籍,这与一般意义上的所谓民间

^① 《松雪斋文集》著录于《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一一。这一版本现在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其书影见于同院《天禄琳琅》特展图录(2007)。笔者2008年在该展览见到这一版本。《六学僧传》藏于成赛堂。

^② 这两部都藏于日本建仁寺两足院。笔者把前者拟为约洪武二十年至三十年刊行,是因为恕中无愠圆寂于洪武十九年,而且这本附录有洪武二十一年乌斯道撰《行业记》。

出版在性质上稍有不同。由此可见，当时宁波的出版界，不管在数量上，还是在内容上，均远不及建阳，而除此之外的其他地区，则连宁波的水平尚未达到。

在宋元两代，浙江一直是出版界的一大中心，但一到明代，他们的活动就如同突然“消失”了一般，除了上述的宁波之外，在绍兴、婺州（金华），甚至在杭州，就完全看不到出版业的踪影了。因而到了明代中期，成弘间青田县或台州土人出版书籍，不是在浙江，而是委托了福建的书坊出版。只是在弘治初年，杭州也应该存在几家书店，因为陆容曾就当时的情况说道：“尝欲买《周易传义》为行箧之用，遍杭城书肆求之，惟有朱子《本义》，兼程《传》者绝无矣。”此外，还有一位称作“浙江书容（客）余浩”的人，似乎在正德十三年出版了《杜工部诗》。^①然而就在正德年间，一贯热衷于藏书的陆深曾道出：“石林时印书，以杭州为上，蜀其次之，福建最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今杭绝无刻。”^②由此可见，当时杭州乃至浙江的刻书，虽然偶尔存在例外性的出版，但基本上可以说等同于“绝无”。

在弘正间，浙江的出版业还处于可以说绝无仅有的状态。不过当时的徽州，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歙西仇氏、黄氏刻工集团接办的官刻、家刻，遽然增加。徽州黄姓刻工早在宣德年间就留下他们的痕迹，^③宣德以后也可能继续维持着他们的刊刻事业。但在宣德末年，“乡（休宁）之儒家金仁本”得到了徽州先学倪士毅所著《四书辑释》重订本，“志欲刊播，而力未贍。闻（建阳）书林刘仁斋先生刻用章，博极群书，有志著书，具书戒其子持以献。用章一见意合……俾其亲詹宗睿

① 《菽园杂记》卷一五。关于《杜工部诗》，日本米泽市立图书馆藏正德十四年刘氏安正堂刊本《集千家注批点补遗杜工部诗集》旧序说：“正德戊寅四月既望，浙江书容（客）余浩扣吾门而言曰：‘……惟予美一诗，四方求而不得。景慕先生……家藏是集，幸毋却焉。’呜呼！……板既失传，诚为可惜。余忍独藏于家，使天下泯泯而无传哉？遂不吝而授之。……是岁天中节，京口赤岸叟谢中序。”

② 陆深《金台纪闻》。

③ 国立公文书馆藏朝鲜翻宣德六年婺州县丞叶公回刊本《太师徽国公年谱》书末有“歙西仇村黄氏刊”。

(进德书堂)锓梓以传”,从而才能实现此书的出版。^①就是说,在从宣德末年到正统年间的徽州,刊行乡贤遗著也得借助于建阳书林。这样可以确认他们参与出版的书籍,在明初一百余年的时间里不容易找到,仅有成化三年歙县知县吴孙刊本《蛟峰批点止斋论祖》和成化十五年徽州府同知张英退思堂刊本《春秋胡传》这两部书,或许是雇佣他们刊刻的。^②

然而稍向下延伸,即可发现有“歙县仇以寿、以忠、以顺、以才刊”等文字记于书末的弘治七年祁门县学训导萧昉刊本《尚约居士集》,有黄姓、仇姓的22个刻工名记于书末“刻梓”姓氏的弘治十年歙南王宗植等集贤刊本《新安文献志》(这两部书都藏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以及同样有黄姓、仇姓十余个刻工名记于下书口的同年祁门汪氏集贤刊本《仪礼补逸》(静嘉堂藏)等陆续出现,笔者能见到的弘正间黄、仇二氏镌本共达到15部。虽然已无法十分准确地知悉当时徽州所出版书籍的数量,但毫无疑问,徽州的出版活动在这一时期已经迅速活跃起来了。

这些弘正间徽州刊本,都是官刻和家刻,或者可以推测应属于官刻或家刻,能够断定纯粹属于坊刻本的,到目前为止一部也没有见到。只是弘治十二年新安陆氏保和堂刊本《新编伤寒类证便览》(国立公文书馆藏)的书末有“弘治己未新岁新安陆/氏保和堂彦功刊行”的莲牌木记,这一事实也许意味着徽州的出版界也受到建阳书坊的影响,或他们的活动已接近于营利出版。因为在佛典以外所刻莲牌木记,就笔者所

^① 国立公文书馆藏正统中詹氏进德书堂刊本《重订四书辑释》正统十年“新安后学苏大”序。

^② 前者的存在是根据尊经阁藏约弘正间京兆(建阳)刘氏日新堂刊本《新刊名儒类选单篇大字止斋论祖》卷首所录成化三年歙县知事吴孙序而推知的,其原本存佚未详。后者是笔者在中国书店2008年秋季书刊资料拍卖会预展上看到的。此书虽然没有刻工名,但有“成化己亥冬十一月吉/旦刊于徽州府退思堂”的木记,其书影见于该拍卖会图录。

知,只见于明初以来的建阳坊刻本,^①除此之外,保和堂本是第一个。还有笔者所见的弘正间徽州黄、仇二姓镌本当中,正德元年刊本《止斋先生文集》(国立公文图书馆藏)是由温州同知林长繁主持出版的,就是说这是徽州刻工承办的温州府官刻。此时,徽州的出版活动已明显地呈现出与以前不同的状况。

至此我们可以想起从正德末年开始在北京活动的书贾汪谅。他是第一个把《史记》、《文选》等从前只有个别官僚和王府才进行再刊的古典著作,以纯粹的坊刻形式出版的人,其《史记》是翻宋版,《文选》是翻元版,且后者被公认为最忠实于原本,不管在文字的质量上还是外观上,跟一般所见到的简陋的坊刻本显然不同。而且他在其《文选》目录末刻有“金台书铺汪谅……今将所刻古书目录列于左”等文字,把自家刊行的十四种书的广告附载于此,^②这使他更出名了,因为能做出这种既新颖又有效的广告的书贾,不要说在他之前根本没有,到了明季也几乎没有。^③

这个确实让人感觉到出版界新时代到来的书贾汪谅,原来是旌德人。^④旌德虽属于宁国府,也是歙县的北邻,到了明季,甚至有特别写出“书张问政,字衷一,吴中之佳士也。刻刘志仁,字元卿,旌邑之良工

^① 西夏乾祐刊本《番汉合时掌中珠》(民国中上虞罗氏影印)有莲牌木记是例外,但是西夏是很有名的佛教国家,所以这个例子也很难说是纯粹的例外。

^② 所见汪谅本《史记》藏于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文选》藏于日本庆应大学斯道文库。附载于《文选》的广告书影,现在收录于《中国版刻图录》(北京图书馆,1960,61)。

^③ 书贾宣传自家刊行书的现象,到了明季可以见到几个例子。譬如约万历末年建阳余氏(象斗)三台馆(双峰堂)刊本《汤睡庵先生历朝纲鉴全史》(日本铃鹿市立图书馆藏)的告白说“三台馆所刻有千古圣脉”等,列举了八种书。同样余象斗万历二十年刊行的《音释补遗校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建仁寺两足院藏)、万历二十二年刊《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日本日光山轮王寺藏),这两部书卷首上层各有《三国评》、《水浒辨》,点名批评其他书肆刊行的书。此外万历二十四年西陵(杭州)来氏宝印斋刊朱铃本《宣和集古印史》(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的封面有注明书价的广告,此书末也注明价钱宣传自家制作的各种印泥,这可以说在广告领域上别开生面了。

^④ 成贤堂藏正德十四年汪谅刊本《唐音辑注》陆深序有“旌德汪谅氏”之句,还有该本嘉靖二年李廷相修版跋也称他为“旌德汪谅”。

也。皆卓越一时，不与众同”等文字^①的情况，至少就刻书而言，一定很早就跟徽州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汪谅在北京成为书贾，开展了颇有水平的出版事业，似乎可以推测是以他家乡刻书业的兴盛为背景的。

此外，就北京的书贾还想谈一谈。永乐以后，北京就是首善之区，当然有很多经厂本在此刊刻，只就民间出版而言，其活动开始有起色，大致是成化、弘治以后的事。因为就笔者所知，流传至今的最早的北京坊刻本是成化五年冯氏忠孝堂刊本《司马法集解》和弘治十一年岳氏刊本《奇妙全像注释西厢记》、弘治十六年晏氏忠恕堂刊本《新刊钟情丽集》。^② 只是这些成弘间的坊刻本，都是与文雅之堂无涉的“短帙”。然而到了正德年间，在汪谅之前，出现了一位刊行正统古典文学典籍的书贾：

杭州布衣舒贞，以父兄役居京师，贫而好书，却无力以致其学也。又耻甘它技，遂游意书肆间，流为书侩……舒曰：“往岁过长洲，得徐氏《子建集》百部，行且卖之无余矣。今亦多问此集，贞久无以应之。盖彼活字板，初有数，而今不可得也。贞欲以糊口，兼积板行。”

这是正德五年刊本《陈思王集》田澜序的一部分，文中所说的“徐氏《子建集》”，可能就是影印在《四部丛刊》里的约弘治年间活字印本《曹子

^① 见于崇祯十一年序秀水沈氏大来堂刊本《二十一史论赞》(日本三重县立图书馆藏)总目末的告白。还有朱一是《为可堂初集》顺治十一年自刊本(个人藏)封面也特意标明“旌德刘钟甫梓”，可见旌德刻工到鼎革之后仍有名气。

^② 《司马法集解》著录于王文进《文禄堂访书记》三。该书现在下落不明，或许就是北图藏“弘治元年邢表刻本”，因为据记载，两者行款相同，而且都有孙星衍手跋。但据《访书记》，此书“自后莲花式牌记曰：‘……成化己丑孟春，金台冯氏忠孝堂新刊’”，又好像是另外的一本，所以本文将此暂作成化本，留待后考，并求教于方家。还有一事需要说明，笔者在这里原举成化中永顺堂刊本《说唱词话》为现存最早的北京坊刻本，后来经贾二强教授相告，永顺堂应该不是北京而是建阳书坊。这一见解非常精辟，因此本文删掉了永顺堂一例。其实贾教授早已写成《明成化本说唱词话刊于北京说缺疑》一文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探讨，刊登在《古今论衡》第4期(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00年6月)中。《西厢记》藏于北京大学，有1954年、1955年的商务印书馆影印本。《钟情丽集》藏于成贤堂。

建集》。^①曹植的诗文集是古典文学史上的重要著作,大约在弘治年间,首先以活字本的形式,也可以说是一种试行本的形式由长洲士人出版后,很受欢迎,销售一空,最后北京的书贾又重新出版了此书。从这一事实当中,我们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弘正间的出版乃至文史之学的复兴吗?

二、文史的地位

如本文开头所述,明初一百年间里,见不到《文选》的新版,唐人别集也除了李杜等个别例外之外,几乎再无出版,这是否就意味着当时的士人对文学不再感兴趣,乃至没有感情了呢?要是真的如此,这种情况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夫圣贤之学,心乎道,非心乎文也,道成于己,而文自显也。文人之学,心乎文,非心乎道也,学文而因窥乎道也。道成而文自显者,文与道为一也。因文而窥乎道者,道与文为二也……当是时也,其(欧阳修)徒唱而和之者,眉山苏氏,临川王氏,南丰曾氏,其尤也。二氏之说,淫于老佛者有矣。唯曾氏独得其正,而犹未得与于斯文。何也?其用心者,韩愈欧阳之文,而非文王孔子之文也。当是时也,莲溪之周子,河南之程子,横渠之张氏,三子者之用心,文王孔子之文也。使曾氏而得其文焉,则其所立,其如斯而已乎?……曾氏之文,不得与于文王孔子之文矣。然亦岂非百世之士乎!……予故成其(刊行者杨参)志,使闻先生之风而兴者,知求道于内也……湖西罗伦序。

昔莲溪周子曰:“文以载道也。不深于道而文焉,艺焉而已(《通书》文辞)。”圣贤者,深于道也。六经之文,所以载道也……

^① 据日本蓬左文库藏朝鲜活字翻印本。可能即为长洲徐氏排版的活字本,除了《四部丛刊》本之外,笔者见过藏于日本东洋文库的原本(阙卷九、十)。